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陶庵夢憶 第七卷

西湖香市 西湖香市，起於花朝，盡於端午。山東進香普陀者日至，嘉湖進香天竺者日至，至則與湖之人市焉，故曰香市。然進香之人市於三天竺，市於岳王墳，市於湖心亭，市於陸宣公祠，無不市，而獨湊集於昭慶寺。

昭慶寺兩廊故無日不市者，三代八朝之古董，蠻夷閩貊之珍異，皆集焉。至香市，則殿中邊甬道上下、池左右山門內外，有屋則攤，無屋則廠，廠外又棚，棚外又攤，節節寸寸。凡纏結簪珥、牙尺剪刀，以至經典木魚、孖兒嬉具之類，無不集。此時春暖，桃柳明媚，鼓吹清和，岸無留船，寓無留客，肆無留釀。袁石公所謂「山色如娥，花光如頰，溫風如酒，波紋如綾」，已畫出西湖三月。而此以香客雜來，光景又別。

士女閒都，不勝其村妝野婦之喬畫；芳蘭薺澤，不勝其合香莞菱之薰蒸；絲竹管弦，不勝其搖鼓欲笙之聒帳；鼎彝光怪，不勝其泥人竹馬之行情；宋元名畫，不勝其湖景佛圖之紙貴。如逃如逐，如奔如追，撩撲不開，牽挽不住。數百□萬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，日簇擁於寺之前後左右者，凡四閱月方罷。恐大江以東，斷無此二地矣。

崇禎庚辰三月，昭慶寺火。是歲及辛巳、壬午洊饑，民強半餓死。壬午虜鯁山東，香客斷絕，無有至者，市遂廢。辛巳夏，余在西湖，但見城中餓殍昇出，扛挽相屬。時杭州劉太守夢謙，汴梁人，鄉里抽豐者多寓西湖，日以民詞饋送。有輕薄子改古詩諷之曰：「山不青山樓不樓，西湖歌舞一時休。暖風吹得死人臭，還把杭州送汴州。」可作西湖實錄。

鹿苑寺方柿

蕭山方柿，皮綠者不佳，皮紅而肉糜爛者不佳，必樹頭紅而堅脆如藕者方稱絕品。然間遇之，不多得。余向言西瓜生於六月，享盡天福；秋白梨生於秋，方柿、綠柿生於冬，未免失候。

丙戌，余避兵西白山，鹿苑寺前後有夏方柿□數株。六月歎暑，柿大如瓜，生脆如咀冰嚼雪，目為之明，但無法製之，則澀勒不可入口。土人以桑葉煎湯，候冷，加鹽少許，入甕內，浸柿沒其頸，隔二宿取食，鮮磊異常。余食蕭山柿多澀，請贈以此法。

西湖七月半

西湖七月半，一無可看，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。

看七月半之人，以五類看之。其一，樓船蕭鼓，峨冠盛筵，燈火優侯，聲光相亂，名為看月而實不見月者，看之；其一，亦船亦樓，名娃閨秀，攜及童孺，笑啼雜之，環坐露臺，左右盼望，身在月下而實不看月者，看之；其一，亦船亦聲歌，名妓閒僧，淺斟低唱，弱管輕絲，竹肉相發，亦在月下，亦看月，而欲人看其看月者，看之；其一，不舟不車，不衫不幘，酒醉飯飽，呼群三五，躋入人叢，昭慶、斷橋，嗚呼嘈雜，裝假醉，唱無腔曲，月亦看，看月者亦看，不看月者亦看，而實無一看者，看之；其一，小船輕幌，淨几煖爐，茶鐺旋煮，素瓷靜遞，好友佳人，邀月同坐，或匿影樹下，或逃鷺裡湖，看月而人不見其看月之態，亦不作意看月者，看之。

杭人遊湖，已出西歸，避月如仇。是夕好名，逐隊爭出，多犒門軍酒錢，轎夫擎燎，列俟岸上。一入舟，速舟子急放斷橋，趕入勝會。以故二鼓以前，人聲鼓吹，如沸如撼，如魘如噬，如響如啞，大船小船一齊湊岸，一無所見，止見篙擊篙，舟觸舟，肩摩肩，面看面而已。少刻興盡，官府席散，皂隸喝道去，轎夫叫，船上人怖以關門，燈籠火把如列星，一一簇擁而去。岸上人亦逐隊趕門，漸稀漸薄，頃刻散盡矣。吾輩始艤舟近岸。斷橋石磴始涼，席其上，呼客縱飲。此時，月如鏡新磨，山復整妝，湖復頽面。向之淺斟低唱者出，匿影樹下者亦出，吾輩往通聲氣，拉與同涼。韻友來，名妓至，杯箸安，竹肉發。月色蒼涼，東方將白，客方散去。吾輩縱舟酣睡於□里荷花之中，香氣拍人，清夢甚愜。

及時雨

王申七月，村村禱雨，日日扮潮神海鬼，爭唾之。余里中扮《水滸》，且曰：「畫《水滸》者，龍眠、松雪近章侯，總不如施耐庵，但如其面勿黛，如其髭勿鬣，如其兜整勿紙，如其刀杖勿樹，如其傳勿杜撰，勿戈陽腔，則□得八九矣。」於是分頭四出，尋黑矮漢，尋梢長大漢，尋頭陀，尋胖大和尚，尋茁壯婦人，尋姣長婦人，尋青面，尋歪頭，尋赤鬚，尋美髯，尋黑大漢，尋赤臉長鬚，大索城中。無則之郭、之村、之山僻、之鄰府州縣，用重價聘之，得三□六人。梁山泊好漢，個個呵活，臻臻至至，人馬稱妮而行，觀者兜截遮攔，直欲看殺衛玠。

五雪叔歸自廣陵，多購法錦宮緞，從以臺閣者八：雷部六，大士一，龍宮一，華重美都，見者目奪氣亦奪。蓋自有臺閣，有其華無其重，有其美無其都，有其華重美都無其思致，無其文理。輕薄子有言：「不替他謙了，也事事精辦。」

季祖南華老人喃喃怪問余曰：「《水滸》與禱雨有何義味近？余山盜起，迎盜何為耶？」余俯首思之，果誕而無謂，徐應之曰：「有之。天罡盡以宿太尉殿焉。用大牌六，書『奉旨招安』者二，書『風調雨順』者一，『盜息民安』者一，更大書『及時雨』者二，前導之。」觀者歡喜贊歎，老人亦匿笑而去。

山艇子

龍山自蠟花閣而西皆骨立，得其一節，亦盡名家。山艇子石，意尤孤子，壁立霞剝，義不受土。大樟徙其上，石不容也，然不恨石，屈而下，與石相親疏。石方廣三丈，右坳而凹，非竹則盡矣，何以淺深乎石。然竹怪甚，能孤行，實不藉石。竹節促而虬葉毵毵，如蜩毛、如松狗尾，離離矗矗，摺振攢擠，若有所驚者。竹不可一世，不敢以竹二之。或曰：「古今錯刀也。」或曰：「竹生石上，土膚淺，蝕其根，故輪困盤鬱如黃山上松。」

山艇子樟始之石，中之竹，終之樓，意長樓不得竟其長，故艇之。然傷於貪，特特向石，石意反不之屬，使去丈而樓，壁出，樟出，竹亦盡出。竹石間意，在以淡遠取之。

懸抄亭

余六歲隨先君子讀書於懸抄亭，記在一峭壁之下，木石撐距，不藉尺土，飛閣虛堂，延駢如櫛。緣崖而上，皆灌木高柯，與簷甃相錯。取杜審言「樹抄玉堂懸」句，名之「懸抄」。度索尋樟，大有奇致。後仲叔廬其崖下，信堪輿家言，謂礙其龍脈，百計購之，一夜徙去，鞠為茂草。兒時怡寄，常夢寐尋往。

雷殿

雷殿在龍山磨盤岡下，錢武肅王於此建蓬萊閣，有斷碣在焉。殿前石臺高爽，喬木蕭疏。六月，月從南來，樹不蔽月。余每浴後拉索一生、石田上人、平子輩坐臺上，乘涼風，攜餚核，飲香雪酒，剝雞豆，啜烏龍井水，水涼冽激齒。下午著人投西瓜浸之，夜剖食，寒栗逼人，可饑三伏。林中多鶻，聞人聲輒驚起，磔磔雲霄間，半日不得下。

龍山雪

天啟六年□二月，大雪深三尺許。晚霽，余登龍山，坐上城隍廟山門，李芥生、高眉生、王晚生、馬小卿、潘小妃侍。萬山載雪，明月薄之，月不能光，雪皆呆白。坐久清冽，蒼頭送酒至，余勉強舉大觥敵寒，酒氣冉冉，積雪欲之，竟不得醉。馬小卿唱曲，李芥生吹洞簫和之，聲為寒威所懾，咽澀不得出。三鼓歸寢。馬小卿、潘小妃相抱從百步街旋滾而下，直至山趾，浴雪而立。余坐一小羊頭車，拖冰凌而歸。

龐公池

龐公池歲不得船，況夜船，況看月而船。自余讀書山艇子，輒留小舟於池中，月夜，夜夜出，緣城至北海坂，往返可五里，盤

旋其中。山後人家，閉門高臥，不見燈火，悄悄冥冥，意頗淒惻。余設涼簟，臥舟中看月，小僊船頭唱曲，醉夢相雜，聲聲漸遠，月亦漸淡，嗒然睡去。歌終忽寤，含糊讀之，尋復駢駒。小僊亦呵欠歪斜，互相枕藉。舟子回船到岸，篙啄丁丁，促起就寢。此時胸中浩浩落落，並無芥蒂，一枕黑甜，高春始起，不曉世間何物謂之憂愁。

品山堂魚宕

二年前強半住眾香國，日進城市，夜必出之。品山堂孤松箕踞，岸幘入水。池廣三畝，蓮花起岸，蓮房以百以千，鮮磊可喜。新雨過，收葉上荷珠煮酒，香撲烈。門外魚宕，橫互三百餘畝，多種菱芡。小菱如薑芽，輒採食之，嫩如蓮實，香似建蘭，無味可匹。

深秋，橘奴飽霜，非個個紅綻不輕下剪。季冬觀魚，魚牒千餘艘，鱗次櫛比，罾者夾之，罾者扣之，簞者罨之，罾者撒之，罾者抑之，罾者舉之，水皆泥泛，濁如土漿。魚入網者圍圍，漏網者噉噉，寸鯢纖鱗，無不畢出。集舟分魚，魚稅三百餘斤，赤臉白肚，滿載而歸。約吾昆弟烹鮮劇飲，竟日方散。

松花石

松花石，大父昇自瀟江署中。石在江口神祠，土人割牲饗神，以毛血灑石上為恭敬，血漬毛髮，幾不見石。大父昇入署，親自祓濯，呼為「石丈」，有《松花石記》。今棄階下，載花缸，不稱使。余嫌其輪困臃腫失松理，不若董文簡家茁錯二松槪，節理槎枿，皮斷猶附，視此更勝。

大父石上磨崖銘之曰：「爾昔鬻而鼓兮，松也；爾今脫而骨兮，石也。爾形可使代兮，貞勿易也；爾視余笑兮，余莫逆也。」其見寶如此。

閩中秋

崇禎七年閩中秋，仿虎邱故事，會各友於戴山亭。每友攜斗酒、五簋、蔬果、紅氈一牀，席地鱗次坐。緣山七餘牀，衰童塌妓，無席無之。在席者七百餘人，能歌者百餘人，同聲唱「澄湖萬頃」，聲如潮湧，山為雷動。諸酒徒轟飲，酒行如泉。

夜深客饑，借戒珠寺齋僧大鍋煮飯飯客，長年以大桶擔飯不繼。命小僊斧竹、楚煙於山亭演劇餘齣，妙入情理，擁觀者千人，無蚊虻聲，四鼓方散。月光潑地如水，人在月中，濯濯如新出浴。

夜半，白雲冉冉起腳下，前山俱失，香爐、鵝鼻、天柱諸峰，僅露鬚尖而已，米家山雪景彷彿見之。

愚公谷

無錫去縣北五里為銘山。進橋店在左岸，店精雅，賣泉酒、水罈、花缸、宜興罐、風爐、盆盎、泥人等貨。愚公谷在惠山右，屋半傾圮，惟存木石。惠水涓涓，繇井之澗，繇澗之溪，繇溪之池、之廚、之漏，以滌、以濯、以灌園、以沐浴、以淨溺器，無不惠山泉者，故居園者福德與罪孽正等。

愚公先生交游遍天下，名公巨卿多就之，歌兒舞女、綺席華筵、詩文字畫，無不虛往實歸。名士清客至則留，留則款，款則餞，餞則贖。以故愚公之用錢如水，天下人至今稱之不少衰。

愚公文人，其園亭實有思致文理者為之，礫石為垣，編柴為戶，堂不層不廡，樹不配不行。堂之南，高槐古樸，樹皆合抱，茂葉繁柯，陰森滿院。藕花一塘，隔岸數石，亂而臥。土牆生苔，如山腳到澗邊，不記在人間。園東逼牆一臺，外瞰寺，老柳臥牆角而不讓臺，臺遂不盡瞰，與他園花樹故故為亭臺意特特為園者不同。

定海水操

定海演武場在招寶山海岸。水操用大戰船、唬船、蒙衝、鬥艦數千餘艘，雜以魚牒輕艦，來往如織。舳舻相隔，呼吸難通，以表語目，以鼓語耳，截擊要遮，尺寸不爽。健兒瞭望，猿蹲桅斗，哨見敵船，從斗上擲身騰空依水，破浪衝濤，頃刻到岸，走報中軍，又趲躍入水，輕如魚鳧。

水操尤奇在夜戰，旌旗干櫓皆掛一小鏡，青布幕之，畫角一聲，萬蠟齊舉，火光映射，影又倍之。招寶山憑檻俯視，如烹斗煮星，釜湯正沸。火礮轟裂，如風雨晦冥中電光翕焱，使人不敢正視；又如雷斧斷崖石，下墜不測之淵，觀者褫魄。

阿育王寺舍利

阿育王寺，梵宇深靜，階前老松八九棵，森羅有古色。殿隔山門遠，煙光樹樾，攝入山門，望空視明，冰涼晶沁。右旋至方丈門外，有娑羅二株，高插霄漢。便殿供旃檀佛，中儲一銅塔，銅色甚古，萬曆間慈聖皇太后所賜藏舍利子塔也。舍利子常放光，琉璃五彩，百道迸裂，出塔縫中，歲三四見。凡人瞻禮舍利，隨人因緣現諸色相。如墨墨無所見者，是人必死。昔湛和尚至寺，亦不見舍利，而是年死。屢有驗。

次早，日光初曙，僧導余禮佛，開銅塔，一紫檀佛龕供一小塔，如筆筒，六角，非木非楮，非皮非漆，上下駁定，四圍鏤刻花楞梵字。舍利子懸塔頂，下垂搖搖不定，人透眼光入楞內，復眇眼上視舍利，辨其形狀。余初見三珠連絡如牟尼串，煜煜有光。余復下頂禮，求見形相，再視之，見一白衣觀音小像，眉目分明，鬢鬢皆見。秦一生反復視之，訖無所見，一生遑遽，面發赤，出涕而去。一生果以是年八月死，奇驗若此。

過劍門

南曲中妓，以串戲為韻事，性命以之。楊元、楊能、顧眉生、李□、董白以戲名，屬姚簡叔期余觀劇。

僊僮下午唱《西樓》，夜則自串。僊僮為興化大班，余舊伶馬小卿、陸子雲在焉，加意唱七齣戲，至更定，曲中大咤異。楊元走鬼房問小卿曰：「今日戲，氣色大異，何也？」小卿曰：「坐上坐者余主人。主人精賞鑒，延師課戲，童手指千，僊僮到其家謂『過劍門』，焉敢草草！」楊元始來物色余。

《西樓》不及完，串《教子》。顧眉生：周羽；楊元：周娘子；楊能：周瑞隆。楊元膽怯膚栗，不能出聲，眼眼相覷，渠欲討好不能，余欲獻媚不得，持久之，伺便喝采一二，楊元始放膽，戲亦遂發。嗣後曲中戲，必以余為導師，余不至，雖夜分不開臺也。以余而長聲價。以余長聲價之人而後長余聲價者，多有之。

冰山記

魏璫敗，好事者作傳奇數本，多失實，余為刪改之，仍名《冰山》。

城隍廟揚臺，觀者數萬人，臺址鱗比，擠至大門外。一人上，白曰：「某楊漣。」評議曰：「楊漣！楊漣！」聲達外，如潮湧，人人皆如之。杖范元白，逼死裕妃，怒氣忿湧，噤斷嚙啮。至顏佩韋擊殺緹騎，嗥呼跳蹴，洶洶崩屋。沈青霞縛梟人射相嵩以為笑樂，不是過也。

是秋，攜之至兗，為大人壽。一日，宴守道劉半舫，半舫曰：「此劇已得八九，惜不及內操菊宴及逼靈犀與囊收數事耳。」余聞之，是夜席散，余填詞，督小僊強記之。次日，至道署搬演，已增入七齣，如半舫言。半舫大駭異，知余所構，遂詣大人，與余定交。